

百 科 小 叢 書 第 一 百 十 種

康 德

范 壽 康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 科 小 叢 書

第 一 百 十 種

范壽康 著

康

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康 德

目 次

第一篇

康德的生涯

第一章

康德的傳略

一

第二章

康德的性格

二五

第三章

康德的教授生活

二八

第四章

康德的著作生活

三二

第五章

康德的思想發展之程序

三四

第二篇

康德的學說

目

次

一

第一章	康德的知識論	三八
第二章	康德的道德論	八七
第三章	康德的審美論	一〇三
第四章	康德的宗教論	一一五
第五章	康德的法治論	一二〇
第六章	結 論	一二四

康德

第一篇 康德的生涯

第一章 康德的傳略

伊曼紐爾·康德 (Immanuel Kant) 於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德國普魯士的哥尼斯堡 (Königsberg)，於一千八百〇四年二月十二日死於同地。

康德的生活，就場面而論，既甚狹窄，就內容而論，也甚單調。他徹頭徹尾是一個古式的德國哲學家。講義與著述可以說是他的生活的全部。他於這一種學究的工作以外對於世間毫沒殘留着足以使人永遠記憶的事迹。哥尼斯堡與同地的大學是他生活的場面，是他工作的舞臺。他在一生之中雖有兩三年的期間住在鄉間做家庭教師的生活，但是此地所謂鄉間也並不在州

外，却仍是州內的鄉間。當時的哥尼斯堡是德國普魯士極東的一區域。哥尼斯堡的首府哥尼斯堡市當時有五萬的人口與六千的戶數，是極屬重要的一個都市。康德自己也曾自誇他的故鄉，說是政治生活及學究生活的中心，而且是對於獲得關於世界及各種民族的知識上極為便利的地方。

但是，哥尼斯堡雖是康德的故鄉，却不是康德一家的故鄉。康德一家的故鄉乃是蘇格蘭。康德一家是在康德的祖父的時候，從蘇格蘭移住過來的。這是從來一般所承認的事實。然至近來，對於上說，學問家頗有主張一種反對說者。像包爾生 (Paulsen) 就是其一人。

我們對於移住說及非移住說，此地不能判定孰是孰非。總之，康德是他祖父的次男的第四子，而且是生在哥尼斯堡的。他的父親約翰喬治康德 (Johann Georg Kant) 是個開馬具店的商人。他的母親阿娜雷格那路透 (Anna Regina Reuter) 的外家雖是較為富裕，但也是一

家經營馬具商店的人家。康德的兄弟姊妹一同共有九人，但是除康德及二妹，一弟之外，其餘都是夭折。康德的弟叫做約翰亨利 (Johann Heinrich)，較康德小十一歲。他在大學時代曾經聽過康德的講義。他後來做過家庭教師，也做過牧師，死於一千八百年，約先於康德之死者四年。把他及他的妻子寄給康德的無數的信札與由康德寄給他們的信札比較起來，其間有一種極有興味的對照。他們寄給康德的信札都是情緒綿綿，可是康德寄給他們的信札却是冷淡單調，而且爲數也是比較地不多。康德對於弟妹和對於甥姪雖供給不少的扶養費，但是他對於親族就感情言是極淡漠的。他的扶助是一種義務上的扶助，却不是一種情愛上的扶助。

從卑賤出身，後來居然做到德國哲學界的權威的大學問家裏面，康德是第三人。梅蘭希吞 (Melancthon) 的父親是甲冑匠，服爾夫 (Volf) 的父親是製革匠，康德的父親乃是馬具匠。在這一種境遇下的貧苦的小孩們居然在德國哲學的上面放一種特異的光彩，這當然是很值

得注意的事。十七八世紀中之法國或英國的哲學家大都是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人們，一有著作就極容易引起上流社會的注目與批評。然而德國的哲學家多是學校的教師，他們的舞臺是學校，他們的文章是教訓的，宗教的。像福耳特耳（Voltaire），像休姆（Hume），他們雖也未始不談宗教，然而他們往往把宗教看做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等從第三者的立腳點加以討論，決不是當做自身的問題而加以論述的。在這種地方，德國式與英法式就不相同了。

康德是在這一種德國式霧圍氣的中間被撫養成人的，他的雙親都是敬虔派的信徒，尤其是他的母親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婦人。這位婦人的精神生活全部可以說是宗教生活，是信仰生活。康德由他的雙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所受的影響極為深厚。他在中年以後，還是追懷他幼年時代的家庭生活。他曾經說：「當時的宗教的意識，當時的道德的判斷，雖然甚不明瞭，可是我把我根柢却全放在這上面。對於敬虔派雖有可以責難之點，但是在真正的敬虔派的信

徒上確有一種特殊的地方。他們是人類所能享有的最高善之所有者。那種寬和，那種光明，那種內心的平和，這一類的可貴的東西，都是他們所專有的。無論怎樣貧乏，無論怎樣迫害，都不足以搖動他們的心。無論怎樣爭鬧辯論，都不足以引起他們的憤怒，也不足以引起他們的仇視。只對這幾點，尊敬之念就會油然而湧起來了。我現在還明白地記憶着一件事實。那時候，同業者的中間起了爭議，爲着這爭議，我父親受了不少的虧；但是父親對於對手方隱忍既大，情愛又純，其信神的心既深又烈，使我小孩時代得着一種永不能忘的感情。」

康德與他的母親的關係尤是格別。他贊歎他的母親爲偉大的天才，崇高的愛之所有者，具有熾烈的但同時却非感傷的那種宗教的感情之婦人。使康德營一種深造的研究和開康德研究的道途的似乎也是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對於那位牧師及元老院議官叔爾茲 (Franz Albert Schultz) (一六九二——一七六二) 是一個熱烈的崇拜者。叔爾茲曾經在哈雷 (Halle) 受過弗蘭

開(Fræncke)和服爾夫(Wolff)的教，既有科學的哲學的修養，并具敬虔的信仰，是當時的大學校長和中學校的校長。他與康德的兩親往來頗屬親密，所以康德也時常得與他相接觸。而叔爾茲關於康德的未來似乎對他兩親曾有不少的勸告。這樣，康德於一千七百三十二年的秋季入叔爾茲的學校，那時康德不過八歲。從此時起，到一千七百四十年升入大學止，八年之間康德在叔爾茲的指導下面從事於他的修養。在這期間內，他不但受着帶敬虔派色彩之宗教教授，並且在亥登賴喜(Heydenreich)之下關於拉丁語及拉丁文學積有不少的練習。康德在於後年，一執到筆，就會湧出許多拉丁語的成語和好句來，實在爲此。

一千七百四十年的秋季，康德修完了豫備教育，乃升入於同地的大學。但是他的母親已早逝世了。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他的母親不過以四十歲的年齡就拋他而死了。據傳說言，說是她在看護她的朋友酌病，因而受傳染而死的。這暫且放下不管，我們再續談康德。康德升大學後，入了

哲學科，但他那時全力所傾注的却是從來語學的文學的修養之完成。而哥尼斯堡大學既是天才康德的思想的發源地，我們對之也不得不加以約略的說明。

當時，同大學哲學部教授的正額是八人，此外各科又各有一人的額外教授。哲學部的科目是（一）希伯來語，（二）數學，（三）希臘語，（四）論理學及形而上學，（五）實踐哲學，（六）自然科學，（七）詩學，（八）辯論法及歷史八種。依一千七百三十五年的訓令，教授於每半年內應終結他的擔任學科的公開講義。例如前期應把論理學講完，後期應把此外的形而上學講了；又如前期應把自然科學講完，後期應把實踐哲學講了。這一種規定的本旨是在使學生於無論任何半年內獲得哲學之基本的研究。所有講義一行終結，即行考試，這是一方所以考察學生的成績，一方所以刺戟研究的精神。

康德當時的同大學之教育制度大體如是。而關於康德的六年間的大學生活我們沒有多

大敘述的地方。他所師事的教員之中康德所最景仰的是一位青年的額外教授。這位額外教授姓名叫做馬丁克奴采。(Martin Knutzen) (1713—1751) 克奴采的講義涉及哲學的全部，此外並教數學和自然科學。康德對於他的講義既極合意，且時時出入於他的書齋，把他所有的書籍任意借讀。使康德研究服爾夫哲學和牛頓 (Newton) 的數學及物理學者也是這位克奴采。此後，暫時之間，康德對於數學及科學的研究頗有興趣。這也許是對於極端的敬虔的獨斷的宗教教授的反動罷。

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夏季，康德把他的論文「關於活力的計算之探討」(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提出於哲學科的首席教授。人們都說，這就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在物理學上關於力的計算，有笛卡兒 (Descartes) 派的見解與萊勃尼茲 (Leibnitz) 派的見解互相對立着。康德在他那篇論文之內却發表着他獨特的意見。其內容

雖於學界沒有多大的貢獻但其研究範圍的廣汎及其判斷之獨具見解終究不愧是康德的著作。他對於當時學者力斥他們迎合時俗和祖述先哲的態度，由這一點，不是也已足以見康德少年時代的意氣麼？

同年三月二十四日，康德的父親也竟逝世。康德在家譜上記入下面的一句。「神！不許他多享人生的歡樂的神！請神使他在前途分享永遠的幸福！」（Gott, der ihm in diesem Leben nicht viel Freude geniessen lassen, lasse ihm davor die ewige Freude zu teil werden）同樣的字句在九年前他母親死的時候也被記入着。

康德的青年時代也是很貧苦的。這差不多又繼續至十年的光景。他於大學畢業之後雖立刻去當家庭教師，但是家庭教師的生活終是很清苦的。等到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康德始由論文的提出，做到哥尼斯堡大學的志願講師。自跨在五十六年間的冬季起，康德方才開始講義。此

後十五年間，他的地位上毫無變動。其間雖有兩次教授的出缺，但是康德終究不能補到他第二次的教授志願書上，寫有喀德鄰第二（Catharine II）的名字，這是因為到一千七百五十七年恢復和平止，哥尼斯堡是歸俄國統轄的緣故。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伯林招他去當詩學教授，他不肯去。一千七百六十六年，他升任州立圖書館副館長，當時的薪俸是六十二塔萊爾，一塔萊爾在大戰前約值七角五分左右。

可是，那時候的康德的生活並不十分困苦。當時的志願講師，比較今日，是很自由，是很閑空的。所謂教授，比較今日，地位既低，薪水也小，且此外毫沒優待的規定。所以教授實在是不過是由大學領受些少的報酬之月俸勞動者。就是正教授，只靠薪俸是不能過活的，所以他們也都於所擔任的講座外更開其他的講座以吸收聽講者及徵收聽講料。而這一種聽講料往往是比月薪數目大。所以雖是志願講師，只要能夠有多數的聽講者，那末，即就收入之點而論，反較教授為優。

康德的講義當時是很成功的，多數的學生都極愛聽，所以聽講者獨多。不但學生就，在德人中駐屯軍的軍官聽說也有熱心地來聽康德的講義的；其盛況概可想見了。

康德在大學開講的最初，在論理學形而上學之外兼講自然科學及數學。而其他文學的講義聲譽尤佳，最受學生及學生以外一般人士的歡迎。就該時的著作而論，除關於各擔任學科的論文而外，康德另著有「一般自然史及天體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這是一千七百五十五年的產物。在這冊書內康德根據牛頓的學說論述世界構成的由來。在這書的序文中，更有他關於自然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之意見。照康德的見解，以爲欲於自然科學之機械的說明上加以制限的一事對於宗教反爲不利。在全要素上倘欲找出目的論的性質，那末，他方非先承認純機械的說明之可能不可。想把一切現象都由神的意志加以說明，實屬不當。日後科學一行發達，這種信仰反易動搖。由這層看，康德已隱隱約約地想把信仰

與認識分離，以圖兩者根本的融和。他的批評哲學的曙光可說已現於此。然而康德由此所引起的一般舊思想家的不安與反感實在可謂極大。他的恩師叔爾茲也是其中的一人。叔爾茲於一千七百五十八年想推薦康德充當教授的時候，曾經招康德至他的家中，對康德說：「你究竟內心畏神不畏神？」也可見一般舊思想家對於康德的疑忌了。但是在實際上康德的信仰極為堅固，叔爾茲的擔憂實不過是一種過慮罷了。

等到一千七百六十年以後，康德的思想始現一種蘇格拉底式的新傾向。他在這時候於內面的道德性始加重視，而於從來之數學的和科學的研究乃至煩瑣哲學，都一律輕視起來了。換言之，從此時起，康德方才重人生而輕自然，重道德而輕科學，重意志而輕認識。而這種傾向是與時代思潮的一般傾向極有關係的。當時，德國的精神界始由長夜的好夢初行驚醒，竭力想向新的人生的充實積極前進，而其先覺者就是勒新（Jessing）他方面，國外的文明澎湃，教授為優

的哲學和文學早已引起德人的注意。如沙甫茲白利 (Shaftesbury) 和休姆 (Hume) 在德人中尤有不少的崇拜者。就法國的學問家而言，如福耳特耳 (Voltaire)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盧梭 (Rousseau) 都是德人敬慕的中心。

康德對於這一類的新空氣是極端主張吸收的。而就中，他尤酷愛盧梭。康德自己說：「我本來是天生成的一個學究者。我對於學究這件事是最喜歡的。對於知識的飢渴，求知的熱望，是永遠支配着我的頭腦。我常以為只有知識乃有真正的價值；所以對於無知者常有一種憐憫之念。但是這是錯了，而示我以這種錯誤的就是盧梭。」康德對於知識的評價從此以後完全一變。他從此始以為科學與思辨沒有絕對的價值，却不過是所以達到最高目的之一種手段。他從此始以為對於道德的努力乃是人類最高的義務。這樣，對於認識之道德的優越引起了康德的哲學的內容上之變化。哲學乃成爲一種實學 (Weisheitslehre)，哲學乃是所以明定科學與人生的